

临界时分

——“行走天地之中”之二十五

俞天白

在农村,曾与残破的土地或住宅的“界碑”邂逅,来到上海,也多处见识了曾经的“租界”。对于“界”,除了生活中男女、饮食外,我却都是空泛的概念。真正获得临界感受的,是在帕米尔高原的上空。都知道飞越帕米尔就是异国他乡了,凡首次出国的人,都会因此激动一番。我也不例外,早早擦清舷窗俯瞰。群山,连着群山……终于传来空姐的提示:我们正在飞越帕米尔高原!我感觉机身下沉了,飞行高度降低了,而且不断地下沉,降低……连绵起伏的帕米尔,莽莽苍苍地直向我们闯来!它是那么巨大雄浑,无法形容的雄莽、壮实、浩瀚、峻峭,太阳照在不多的积雪、植物以及岩石上的投影和反光,都清晰得触手可及了……啊呀,机身马上就要擦到峻峭的山峦上去了,那个空旷无垠的空间,一路伴随着我们微微移动的,都惊恐得不知躲到哪儿去了……是呀,飞机应该升高,远离这个莽汉才对啊?……我恐惧起来了,直到感觉机身渐渐重新“升高”,才发



亲爱的郁金香,你好!我们都很爱你。人类对你的美好憧憬就在这样的、那样的春天里无法自拔。有一个经常能看到的平台,叫小红书。三月末来,发梦的少女少男们已开始发布和你的美丽合影,只不过这些、那些都属于去年春天了。他们对你盼啊、盼啊,你一定明白。其实,上海有着太多你的角落,但上海太大,城市里的花太多,人们往往注意不到你,而我却因了那些少男少女的美丽合影,又看见了你——他们会为了武康大楼前一小株的你簇拥而至;会为了你在滨江夜晚摇曳的魅影魂牵梦萦。还有,我的妈妈,会为了你,在三月的春寒里,从中国上海出发,飞上十几个小时的长途,来到英国伦敦,再从国王十字车站启程,乘坐欧洲之星,穿越悠长古老的英吉利海峡,来到对岸风车之国的阿姆斯特丹,专门包车到达库肯霍夫公园,只为一睹你在春日里盛放的身姿。你俏丽挺拔,高傲的脑袋不愿低下,或阴天或晴天,那般优雅,依然是梵高《花田》里的模样。粉红的你娇媚,火红的你艳丽,纯白的你如玉,嫩黄色的你最美、最青春,不骄不躁,尤其是在蓝天下,黄蓝相配,无疑最美。

你的味道奇妙至极,能让千年前的李太白,把兰陵美酒与你作比。他是最爱酒的呀,那心尖上的酒香,喝起来居然想起了你。你知道吗?他那样骄傲的人,却也没能忍住,是多么爱你呀!可是,你的味道,很久很久、很少很少,有人用心闻了。现在,我们终于停下脚步、摘下口罩,把鼻腔打开,把头脑打开,尽情闻闻你的味道了,尽情找回爱你的感觉了。

外国的你更加开放,国内的你更显含蓄,哪个样子的你都美。小时候的我,根本不明白你的美。我害怕你,害怕爱你的一波波人群。到了共青森林公园,被你的热情惊呆,被人们爱你的热情吓住,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如此地爱你。我排斥与你照相,噘着嘴,无论大人怎么说,都不愿意在镜头前冲你微笑,在心里接受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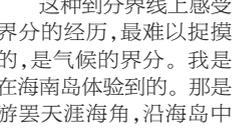
现,飞行高度始终没有变化,只是这个世界屋脊实在太高,把它和飞机的距离缩短了!

原来,作为疆域分界的国境线,临界时分,就是如此惊心动魄!

不过,几个小时以后,我就有了完全相反的感受,临界时分,可以左脚在此国,右脚在彼国。这是出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来到圣彼得广场时发现的,广场周边有一圈浅色瓷砖砌成的大弧线,就是这个袖珍小国和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分界线!当我叉开双腿跨“界”拍照留影那一刻,也把帕米尔上空获得的感受抹得一千二净。

如果说,国境线是神圣、庄严的,那么,最长、变幻最多、最任性的,莫过于大洋的分界线了,我有缘在中南半岛的芭堤雅海滩上,享受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交流的海风和阳光。在当代世界,这种供人体验的“两洋”分界点风毛麟角,临界时分,给了我别处无法获得的满足感,却说不清阵阵海风,来自哪一个“洋”……

这种到分界线上感受界分的经历,最难以捉摸的,是气候的界分。我是在海南岛体验到的。那是游罢天涯海角,沿海岛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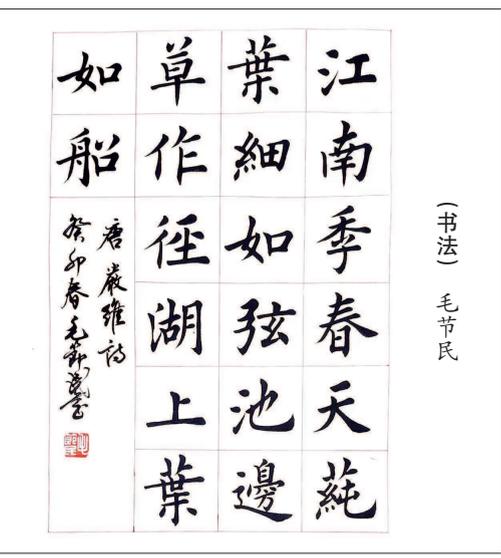
致郁金香

东方静好

与你的合照,发布到朋友圈,笑容洋溢;我在上海张园的街边,花10元收下一枝金黄色的你,送给下班过生日的女孩,作为意外惊喜;家里的书柜上,一个青花花瓶里,插了五六枝按照你模样做的木制品,是去荷兰带回的收藏,历久弥新……

为了留下你最好的模样,为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留下你,我明白了——青春是你,你是青春的美。人们爱你、敬你,只因热爱春日,也眷恋青春。

不愿春芳歇。希望你不要离开春日,永远在人们热爱你的镜头里、生活里、梦想里,世事如梭,温柔永恒。



(书法) 毛节民

线回海口的途中。红色娘子军诞生于琼中,活动于陵水、万宁一带。《红色娘子军》的电影就是在陵水之交界岭一带取景拍摄的。“交界岭”是陵水与万宁的地域之分,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。据说,越岭前后,气候有明显的变化,碰得巧,岭之南阳光灿烂,岭之阴则雨雾迷蒙。我们特意放慢车速,希望见识大自然这种神奇魔力。可惜,慢慢地过了交界岭,大自然就是不愿施舍这份“巧”。

其实,分界线,形是分割,实为交汇,就如中国长城,最常见的是江河湖海水流汇合处了。有界线分明的,也有悄然不见形与色的。苏州河水注入黄浦江的景象,上海人都能绘形绘色,鄱阳湖水注入长江时也是如此。为此,我很

许多年后的春天,我明白了。我留学时的室友小猪,现在在香港读博,她捧了一束嫩黄色的你,在尖沙咀的街头拍下了你的合照,发布到朋友圈,笑容洋溢;我在上海张园的街边,花10元收下一枝金黄色的你,送给下班过生日的女孩,作为意外惊喜;家里的书柜上,一个青花花瓶里,插了五六枝按照你模样做的木制品,是去荷兰带回的收藏,历久弥新……

为了留下你最好的模样,为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留下你,我明白了——青春是你,你是青春的美。人们爱你、敬你,只因热爱春日,也眷恋青春。

不愿春芳歇。希望你不要离开春日,永远在人们热爱你的镜头里、生活里、梦想里,世事如梭,温柔永恒。

希望见识长江入海的景象,那是中国江海交汇最广阔的水域之一,相对浑黄的长江水,也像黄浦公园和鄱阳湖旁边那样,有一条清晰的交界线吗?那该多么壮观。可惜,长江口交汇区水域实在太浩瀚了,从吴淞口到东海,经五六个小时航行,始终是浑黄的长江水,临界时分,却不知它如何被蔚蓝色的海水消融了的。从广州乘客轮到海口,由珠江口经虎门到广州湾那几个小时的观察,才明白,在这样的水域,交汇都不是肉眼可见的,水深几十米,水下能见度为零!

是啊,分界线,说的是区分线,是分割线,其实是交融线,汇合线,或隐或现,不管是精神的,还是物质的;是文化的,还是经济的;是历史的,还是现实的,人类毕竟是人类,为生存发展,寻求沟通、理解、互助、合作,始终是第一要义。“分界”因“分”而有“界”,是大自然的一个概念,也是伦理道德的裁判;有时候,她是物理学上的一种指标,也往往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法律定义。临界时分,她会鼓动我们去跨越,也会提醒我们及时止步;她乐于奉献告别往昔的骄傲与欢乐,也能激发迎接曙光的兴奋与动力。不论我与你,此与彼,是白昼还是黑夜,春夏还是秋冬,乃至生与死,都有明确的界定,有时是警示性的,更多

点飞散,似花又非花。梅树前,站一裹斗篷的老翁,怀中斜靠一根瘦竹,须发皆白,目光炯炯,放眼茫茫天地。题识是陆游“一树梅花一放翁”的诗。陆游是老梅,老梅是陆游,梅骨铮铮,竹子有节,天地静默,唯存那颗心在搏动。

赏梅是“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有两三枝”。而画梅,难在见骨,见气,见精神。此画刘旦宅先生作于1988年“戊辰冬日初雪”的上海。那时,雪落海上,周遭安静,笔墨落下来,宣纸微哗,心性之风神在枯湿浓浓的笔路上一览无遗。先生的“梅”,我是看进去了吗?

几天前,去了天台国清寺看隋梅。小园内,红梅如霞,白梅如雪,掩映着庄严的殿宇,任来客脚步纷乱。隋梅在梅亭前的墙边,旁生的主干攀附在已腐朽的老的主干上,似千年古藤,出墙扶摇而上,散开的枝条上白梅朵朵,似落了一层疏疏的白雪。一千三百多年的晨钟暮

从ABC开始,到整个求学生涯终了,我的各门成绩始终由英语垫底,不及格是常态,及格是例外。我不愧为一名正宗的中国人,对汉语的兴趣和能力似是

与生俱来,对英语的感觉和水准则是无比别扭,足见文化基因其说有据,且基因愈强,抵触就愈大。我搞不懂为什么“我是你是他是”一样都是“是”,却要用三组不同的字母去代表“是”;也搞不懂为什么要把姓名、年月日颠倒着说。我永远弄不懂有的名词复数要加个S,有的要加双S,有的却可以什么都不加;也永远弄不懂有的动词时态要去词尾,有的要增词尾,有的则什么都不动;更永远弄不懂为什么有了一般过去时,还要有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将来进行时。老师要我

们别问为什么,死记硬背便是,因为任何外语都是不讲理的。几十年后听余光中讲座,也有相类的话。他说学外文必须先投降,然后方有胜算。一查履历,原来他老先生从小就是外文系的学生,长大当了英语系的讲师。可惜我从小到大、自始至终都没选择归顺,犯了战略上的错误,故而屡败屡战、屡战屡败。顺便说下,这也解释了女孩学英语比男孩更容易上手的原因。我总是想,学不好而硬要学,硬要学却学不好,非己之罪,是必学之罪;必学之罪,则归于必考之罪。作为一名正宗的中国人,首先要学好自己的语言,把中文学纯粹、用纯粹,若有余力,再学外语可也。

我的提案自然不敢对老师说,只好烂在心里。老师则明了我的底细,早早把我归入了“偏门”一类。偏门是好听的,否则便向生理疾病靠拢。到了初中,班主任认定我是个严重的“跛脚”,说得母亲不知所措,边听边不自主地朝我的腿弯瞟过来。我从小学听相声独脚戏,尤其对学英语而出洋相的段子情有独钟,俯仰不已。后来才知其因有二,一是心理代偿作用,一是喜剧的底蕴是悲剧。

正如喜内有悲,苦中也可作乐。我的唇舌对付单音汉字游刃有余,轮到连串字母马上笨嘴拙腮,甚至张口结舌,无奈只好用汉字做音译,于是从小学到高中,生词表上都歪歪扭扭写满了铅笔字。之所以用铅笔,一是怕检查。小学的规矩,老师要定期检查课本整洁度,对男孩查得最紧;二为可替换,若有语义兼得的好词,能擦掉改写——苦中之乐,便由此而来。

那时我已是读了史、用了心,知道用汉字为外语注音,乃是一种古已有之、行之有效的办法。梁启超翻译“灵感”,干脆译成“烟土披里纯”;陈独秀介绍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,直接写为“德莫克拉西”和

“赛因斯”。再朝前推,什么骆驼、葡萄、琵琶,什么和尚、刹那、胡同,都是外语的音译。此事不惟国人独为,老外也做,他们直呼茅台为茅台、高铁为高铁、支付宝为支付宝,只是相对而言,数量并不太多。概因两种异质文化产物的初见,暂时或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缘故。其中许多注得拗口,传播不力,后被意译取代,正如灵感、民主和科学;也有许多注得嘴滑,固定下来,一直用到现在,比如白脱、沙发和粉丝。名士才子常有神之发挥,比如林语堂的幽默、徐志摩的雪茄,文质俱美,妙不可言。作为摹仿,我也常有得意之笔,这正是我学英语的唯一乐趣——“因佛没讯”,正因佛祖没讯,人间才要“信息”;“爱来陪它”,高楼电梯上下,

并非它来载我,而是我爱陪它。尽管老师猛批,我则依然故我,既为把“教育”旁注为“爱就开心”而自得,更渴望老师看见并推及它的反义。我更为梁老先生的粗糙而惋惜,若换了我,决计把灵感译成“烟似必丽醇”……

如今我已是明了理、悟了道,发现曾自以为是纯粹的中文,岂止并不纯粹,更是驳杂到了乱炖的地步。张嘴Ok闭口Nice只是皮相,不消去说。关键在于骨子。过去说“诸位”,现在说“先生们”;过去说“很难”,现在说“难度很大”;过去说“正在实验”,现在说“实验正在进行”;过去说“存在某些现象”,现在说“某些现象的存在”;过去说“必须坚持传统”,现在说“传统必须得到坚持”;过去说“他的发挥很稳定”,现在说“他发挥的稳定性很高”;过去说“我在这方面表现良好”“我的观点大家普遍认同”,现在说“我在这方面有良好的表现”“我的观点被大家所普遍认同”……一个个英式词法、句法和语法,披上是一张张中文的羊皮。其中缘故,既非一日之功,也非一人之力,实是一件太磨人。

英语由他英语,中文自我中文。几时向学必兼身。虽知其有益,只是太磨人。心口通常相悖,神髓竟已难分。百多年外始生成。欲知因果事,还待自头论。

——调寄 忆江南仙

我几年前爱上了旅游,首选地是北美和欧洲。托人工智能的福,手机在握,闻声即译,百不失一。我从小喜欢看外国电影,专挑没有配音、只有中文字幕的影片,不少片子的头尾,会有一条“谨以此片献给某些人”的字幕。作为摹仿,我也在文末添上一句,以英式语法为骨架、以“纯粹”中文当表皮的一句——

谨以此文献给曾经和正在为学英语而受磨难的孩子。

只是太磨人

胡晓军

这是生活的艺术,更是生存的选择,如果意识到这一点,生命史上最有价值的那条分界线,才会与我们相逢,在最佳的时刻跨越而过,进入一个又一个新境界。

轻轻拂过而不觉,就像圣彼得广场上那条国境线,卑微得只在举手投足之间,却往往体现人类的良知,社会的担当。你的表现,可能是在创造驱动前进或倒退的一条分界线。

鼓,一代代人物如走马灯,梅心却无挂碍,与千古诗文齐昌。据说,郭沫若和邓拓都有题随梅的诗,找来一看,都是平常之作,接不住梅的精气神。风物辽阔,人心辽阔,下笔也就辽阔。刘旦宅先生画梅,有辽阔之气,接得上梅的古干气脉。

还有一幅“松竹石松——四君子图”。那梅的虬枝在竹、石、松后面,影影绰绰,梅红朵朵,俏皮可爱,冲淡松石竹的凝重之气。此画刘旦宅先生1986年作于上海,是先生赠予家乡之作。其中有先生与家乡的故事。

刘旦宅先生(1931—2011)是温州人,出身寒门,自幼擅画,受名师襄助成长,弱冠之年移居上海绘画,成海上画坛的一代名家。

读先生事略,先生的一段忆旧文令我印象深刻——“我的童年在苦难中度过,生活晦暗无光。但在回忆的荧光屏幕中,却经常出现一些色彩绚烂、明丽得犹如朝霞的片

赏梅小记

大朵

十日谈

赏春乐事 责编:郭影

早春颜色最深最浓的,非桃花莫属。